

三十六计实例点评 (二十二)

苏卓 编著



姜艳妆出迎，未曾说话，侍女来告，说相国口干，要蜜汤。棠姜道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扶侍女从侧门冉冉而去。

庄公情不自禁，倚柱巴望，口中作歌。正“哼唧”时，忽听走廊上兵器响，心惊道：“此处怎会有兵？”呼唤贾竖，不知去向。霎时，甲士跃出，庄公大惊，转身要跑，门已关闭。庄公力大，破门而出，逃到一幢楼上。

棠无咎率兵围住楼房，声声叫喊：“淫贼哪里逃！特奉相国命令，前来捉拿！”庄公倚栏道：“我是你们的国君，请放我走吧！”无咎道：“相国有令，我不敢自作主张！”庄公求道：“相国在吗？我向他发誓，放我走，我永不加害于他！”无咎道：“相国有病，不能来！”庄公哀求道：“我知道有罪，请容许我到宗庙中自尽，以谢相国如何？”无咎回道：“我们只知道捉拿奸淫之徒，不知道国君的事。你既自知有罪，请自裁吧，何必等我们下手呢！”

庄公无可奈何，从窗上跳到花台上，想逾墙逃走。刚攀墙时，被无咎射中左腿，倒跌下来，甲士一齐动手，刺杀庄公。

崔杼与庆封召集群臣商议，立公子杵臼为君，即齐景公。

这一故事，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所载，梗概与《东周列国志》所叙相同，细节上略有出入。《史记》说庄公经常入崔府与棠姜偷情，还“以崔杼之冠赐人”，连侍者也劝“不可”。《东周列国志》漏叙了这一个更加激怒崔杼的细节。

庄公恃勇好斗，妄动干戈，肆行杀戮，惹得诸侯恨这个祸害天下的暴君。他又到处调情，乱淫人妻，竟至肆无忌惮地出入相国府第，不但淫侮相国妻子，还顺手取走相国帽子随便送人，其荒唐举止令人发指。人神共

愤，十恶不赦，死有余辜！

崔杼也不是个好东西。身为相国，权倾朝野，位于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理应垂范朝纲，爱民明君，可他处处为个人打算，心术不端。灵公未死，他即合谋庆封，阴接姜光归朝，妄戮大臣，屠杀君嗣，惊死灵公。棠姜不贞，他虽难咽夺妻之恨，却不该阴谋合晋，为一顶绿帽子而引兵祸给自己的国家；并且，对庄公不加丝毫劝谏，只以设陷阱缚杀为快。

析思二贼贼打成败，“相贼”的贼心贼术实高于“君贼”。

第一，“相贼”胸有城府。夺妻之恨非雪不爽，但能在审妻之时，隐忍抚慰道：“我明白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为后来的“诱贼计”准备好诱饵。庄公多次入相府与棠姜通奸，崔杼怒甚，心怀杀机，甚至暗借晋军之刀，却丝毫没被庄公察觉，足见崔相国城府如海。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崔杼隐忍之心，博大到可以行船。

第二，“相贼”善行阴谋。暗用重金，使庄公的贴身侍臣贾竖，成了崔杼安在庄公身边的“特务”，“君贼”的一举一动，如在镜中；此为“里应外合”计。庄公想用晋君仇臣栾盈攻晋，崔杼正想让庄公结怨晋侯，使晋人挟怨攻齐；于是顺水推舟，鼓动庄公亲自出兵；此为“借刀杀人”计。庄公北郭设宴，崔杼为了诱杀猎物，装病不朝；从贾竖那里摸准庄公必来的情报，立即与棠姜摊牌，要挟她充当诱饵；一边埋伏甲兵，一边密嘱贾竖如何行动，挡侍勇于门外，问庄公于门内，棠姜艳妆诱迎，无咎率甲突起，任庄公哀哀求命，奈剑戟不肯食素。此为“关门捉贼”计，又套着“里应外合”计、“美人计”、“装病”计、“伏兵”计，真可谓“连环计”的丝

丝相扣！

“君贼”死到临头，也企图死里逃生，口口声向“相贼”发誓，“永不加害”；又乞求到宗庙中自尽；此可谓“金蝉脱壳”计。“壳”未脱成，庄公仍不放一线希望，临了还演了出“狗急跳墙”戏！

那崔杼也委实心毒手辣。庄公触怒他，不过是犯了个偷情的错误，还是他扶立起来的国君，奈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？当然，“伴君如伴虎”，纵虎归山的后果，往往与纵虎者的愿望相左；这一点，不会从老谋深算者的思虑中漏缺。

“关起门来打狗，堵住笼子抓鸡”，这是中国人的俗话，也是“关门捉贼”计谋的形象阐释。魏将庞涓被孙臆的减灶计诱入马陵道，全军覆没。司徒王允以“天子让位”诱使董卓入宫，被吕布一戟刺杀。要紧的是关门要关得严，宋将韩世忠和梁红玉把金兀术杀逼到死港“黄天荡”，以为可以“瓮中捉鳖”，不期金兵挖通了“老鹳洞”旧道，沿秦淮河逃走。

【点评】

一对君臣，两个国贼；各怀贼心，互为贼仇。一个贼精，关门捉贼；一个贼傻，陷落贼手。“君贼”窃香忘乎所以，“相贼”捉奸心狠手毒！一国权柄落入如此国贼手中，千载之下犹令人悚然！

曾国荃围陷天京 李秀成突围失败

清同治三年六月(1864年7月)太平天国都城天京(南京)被湘军攻陷的历史事件。

太平军“进北攻南”以解京围的作战失利后，天京

形势岌岌可危，特别是在同治二年十月下旬(12月)苏州失陷后，天京沦陷已成定局，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。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(6月13日)，曾国荃率湘军攻占了天京聚宝门外的各石垒。洪秀全急令忠王李秀成自苏州前线迅速返回天京，五月初五李秀成抵京。初十湘军攻陷江浦、浦口，十五日湘军攻陷九伏洲，长江北岸完全被湘军占领。随后鲍超部渡江，扎营神策门外沿江一带，曾国荃部攻占了天京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，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、高桥门、双桥门、七瓮以及秣陵关、中和桥，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。十月十五日湘军进扎城东孝陵卫。这时，天京只有太平门、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，危在旦夕。十一月十一日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“让城别走”的建议：鉴于湘军壕深垒固，围困甚严，天京内无粮草，外救不至，不如暂时放弃天京，实行战略退却，率部转移至内地，保存力量，等待时机，再图发展。在当时来说，这是唯一的出路，因为当时天京尚未完全中断与城外的联系，突围有望；在各地的太平军尚有数十万之众，在天王的号召下，集中起来，重整旗鼓，仍有可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。可是，洪秀全对天京恋恋不舍，没有勇气和毅力实行战略退却；且又迷信愚昧，刚愎自用，断然拒绝，严厉斥责李秀成，自称奉上帝及天兄圣旨，下凡做天下万国之主，是“铁桶江山”，你不扶助，自有人扶助，“何惧之有”？致使太平天国事业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。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一日(2月28日)，天京城外制高点紫金山巅的天保城失陷。二十四日，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、神策门外，对天京形成合围。城中粮食断绝，洪秀全带头吃草，全城靠野草度日。四月下旬，洪秀全在病重期间

还下令：坚决“保固天京”。二十九日，洪秀全病逝。五月初三，天王长子洪天贵福(1849-1964)被全朝文武拥戴即位，称幼天王，时年 16 岁。三十日，太平门外要塞地保城失陷，湘军在此修筑炮台数十座，还在附近距城十几丈处日夜挖掘地道，准备轰城。六月十五日深夜，李秀成选派 1000 余人伪装湘军，冲出城去，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，结果被湘军识破，退回城内。十六日中午，湘军以地雷轰城，城墙被轰开 20 多丈的缺口，湘军蜂拥而入。当时城中太平军不过万人，能作战的不过三四千人，而敌人攻城部队有 5 万多人，太平军以少击多，高呼：“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”，与冲进城的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，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及至傍晚，天京沦陷。湘军入城后，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淫掠，公私财物被洗劫一空，全城一片火海，大火连烧十余日。大屠杀也持续了十余日，甚至连二三岁的幼儿也难幸免，40 岁以下的妇女一个不剩，老者无不负伤，哀号之声达于四远。曾国藩自称共杀天京军民 10 余万人，此显系谎报战功，因天京守城军民仅 3 万人，但杀戮极为残酷确系事实，以致“尸骸塞路，臭不可闻”。在这场浩劫中，受辱最甚的是妇女，她们遭到湘军的肆意糟蹋和奸淫。经过这场浩劫，繁华的天京城变成一片废墟。天京沦陷，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。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。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永彪史册。

【点评】

湘军在攻打天京时，并未直取天京，而是先在天京外围作战，天京周围重镇相继失陷，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，这样，湘军才把最后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放在攻打天京上，而此时四面受围的太平军已无路可逃。

逐鹿中原 鹿死我手

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军事形势的发展,于1948年5月召开的会议上和9月会议的通知中,逐渐明确了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。为贯彻党中央的这一方针,不失时机地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,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,1948年9月24日,即济南战役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天,粟裕代表华野前委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。9月25日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,并充实了新的内容。随着战场情况的演变,战役规模和范围较初期的设想有很大的发展,中野和华野由原来的配合作战转变为统一部署下的直接协同作战,从而为南线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这次战役,我军的作战方针与敌人全面和重点进攻华东解放区时大不一样。那时,我军运用的是敌人集中我分散,敌人分散我集中的作战方针,歼灭敌人,粉碎敌人的作战企图。而淮海战役,则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高瞻远瞩,根据战局的发展变化,采用了敌人集中我亦集中的作战方针,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和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,同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南线国民党军34个军进行主力决战。

1948年11月6日,淮海战役的序幕拉开了。

为了保证东线歼敌,邓小平政委和陈毅司令员亲率中原野战军1、3、4、9等主力纵队,由商丘附近的朱口、柘城等地,进驻徐州西南之临涣集,11月15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宿县,切断徐州同蚌埠的联系。在部署这次行动时,邓小平和陈毅把中野1、3、4、9纵队首

长叫到了自己驻地，在作战室里开会。

4 个纵队首长分坐在两条长登上，隔着一张条桌，正跟邓政委、陈司令员坐对面。邓政委说道：

“切断徐、蚌线，占领宿县，可以北拒徐州，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；可以南阻蚌埠，斩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，制止孙元良兵团东援，夹住黄维兵团北上，黄百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，蒋介石称之为生命线的津浦路，就要切断了。”

中央军委亦指出，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，是钳制邱清泉、李弥两兵团，歼灭黄百韬兵团，首先砍掉刘峙集团的右臂。华野遵照这一指示，迅速制定了作战部署：赋予 6 纵队的任务，是和兄弟纵队一起，向新安镇(今新沂)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实施主要突击，迅速歼灭该敌。战役发起之前，由于我军进行了休整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整顿作风纪律，进行攻坚作战训练，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，攻坚战的战术技术显著提高，人员和武器弹药也比较充足，全纵上下，士气很高，求战心切，牢固地树立了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恶仗的思想，增强了胜利信心。11 月 6 日，淮海战役打响了，各纵队一起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迅猛攻击前进。这时，敌人慑于被各个歼灭，遂令黄百韬兵团于 7 日晨从新安镇仓惶西撤，向徐州收缩靠拢，以作决战防御，或在不利时退守淮河以南。敌变我变，在这一突然变化的情况下，我军来不及等待上级的具体指示，即令各师迅速越过陇海铁路，从东向西追击敌人。为了抓住黄百韬兵团，不让其与徐州之敌靠拢，6 纵指战员与敌抢时间，争速度，不怕疲劳，不怕牺牲，忍饥耐渴，克服困难，以一天 50 余公里的速度，人不歇脚，马不停

蹄，抢占桥梁，徒涉河流，不怕建制插乱，不被小股敌人迷惑，昼夜兼程，猛打穷追，至 11 日晚，我军在追击中歼敌一部之后，急进至碾庄、曹八集(今八义集)以南以西地区，在这大战发的紧要关系，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、何基沣毅然决定领导所部火线起义，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。张、何起义之际，我军由北向南直插陇海铁路，与将敌拦腰截断的第 13 纵队会合，达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。至此，黄百韬兵团 5 个军，除 63 军和 100 军的 44 师在我军追击、堵截过程中，被兄弟纵队歼灭外，其余全被围困在碾庄及其周围不到 18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。

至 11 月 10 日，我 7 纵已占大许家、黄集、小沙庄及单集郁楼之线，苏北 11 纵及江淮部队已到单集以东占城以西地区。6 纵已到坊山镇地区，8 纵到碾庄以东，4 纵在碾庄东北，13 纵则到曹八集、李集以北地区，其余各部队亦抢渡运河向西急进。

黄百韬原是 25 军军长。他和 25 军，早在蒋军重点进攻山东时，就欠下了山东军民的血债；后来又进攻胶东，更是血债累累、与胶东军民结下了不解之怨。睢杞战役，黄百韬侥幸逃脱，又被晋升为兵团司令，辖 25、63、64 三个军，后又增辖 100 军。

黄百韬兵团原定的西逃计划，分为两步，第一步，西逃碾庄，第二步，各军到达碾庄后，再向八义集、大许家撤退，向徐州靠拢。

我军的神速行动，一下子打乱了黄百韬的如意算盘。在窑海急渡运河的敌 63 军。一部刚渡过河去，就遭到我从苏北北上部队的痛歼。未及渡河的 152 师，又被我尾追部队全歼于堰头镇地区。该军军长陈章，渡河时即身

负重伤，挣扎到西岸后，见走投无路，自杀身死。敌 44 军由海州、连云港西逃时，拖带行政人员、逃亡地主等 10 万余众。11 月 8 日，当敌 25 军准备渡河时，运河铁桥被这些乌合之众和他们的大车、小轿、箱笼、行李，堵了个水泄不通，整个铁桥又完全处在我堵截、追击部队的大炮射程之中。炮弹在运河铁桥上下周围不停地爆炸，25 军顿时乱成一锅粥。待他们拼死挤过桥时，被炸死、踩死和挤落水中淹死的，已经过半。敌 100 军在我军锐不可挡的攻势面前，害怕担任掩护落在最后被歼。8 日便派其 44 师先行渡河。该师渡河之后，又未执行在碾庄集中的命令，径直逃向八义集，正碰上我军北上部队，又被包围歼灭。当黄百韬兵团逃到碾庄，只剩下 64 军和 44 军两个完整的军。此时，我各路大军纷纷追到，将他们团团包围。于是黄百韬的西逃计划彻底破产了，只得在碾庄地区负隅顽抗，寄希望于“固守待援”。

11 月 9 日下午，我军一部首先从碾庄东南、西南两个方向，开始了攻击。10 日，我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，全面开始了总攻。至 14 日，先后占领了敌 44 军和 100 军的一些阵地，并予敌 25 军和 64 军以重大杀伤。

11 月 13 日，我军决定集中 4、6、13 纵全部及 9 纵一部歼灭碾庄正西及西南、西北地区之敌。此时，敌 25 军在碾庄之西北，100 军在西，44 军在西南。同时还决定一俟敌 25、44、100 军等部被歼灭后，所余黄兵团部及其 64 军即由我 4、8、9 纵负责彻底歼灭之。

11 月 15 日，我前线指挥部提出了：“先打弱敌，后打强敌；攻其首脑，乱其部署”的战法，并据此决定会攻碾庄。9 纵队是会攻碾庄的主攻部队之一，纵队首长决定，25 师担任主攻，由碾庄正南、西南攻击，得手后